

极乐 鹦鹉

汪红著

花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极乐鹦鹉

汪红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2.5

ISBN 7-5360-3803-8

I. 极 ...

II. 汪 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7826 号

责任编辑: 朱燕玲 平面设计: 罗 丹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广东省韶关新华印刷厂

(韶关市新华北路 50 号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.125 1 插页

字 数 21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版 次 6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803-8/I·3109

定 价 14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1 阻在空中的鸟
- 27 黑夜的精灵
- 49 送你一朵“优昙花”
- 79 摘柠檬的中国人
- 97 “我是一个镇”
- 131 你也不是个有原则的人
- 167 “鹦鹉滩”的规则
- 213 天使的消息
- 255 时间会告诉我

阻在空中的鸟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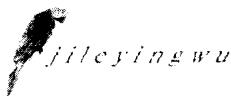
麦泪河是澳大利亚最长的一条河，它到达南澳州和维多利亚州边界时，在一座小镇边缘拐弯。弯处，河岸笔直高陡，上下几十米，宽上百米，成了一处著名的悬崖。那没有植被的裸土，史前似被大瀑布冲刷过，刻有条条爆裂的水纹。如今，年深月久的烈日已将它烤成黄金般耀目的赤红色。

小镇因这座悬崖得名。

秦月离开悉尼到达“红悬崖”的那天，确切地说，是那一刻，奥列佛的母亲死了。

上午十点，奥列佛接到父亲从“温柔城”医院打来的电话，全家六口冲出门，挤进一辆白色旧车，车轮在沙地上“喀嚓”两下，颠着跑到了公路上。留下马蓝一人，在他家的大厨房，绕着长餐桌团团走动，被这死讯击中。





那一刻，秦月被长途汽车落在距“红悬崖”十多公里的“温柔城”边缘的麦泪河边。河面冰凉，白霜般沉淀和惊觉。秦月艰难地走了几步，被手上的旅行包绊倒在地。

“温柔城”的汽车从她身边驶过，她长发垂直，面庞年轻稚气，车窗里的人猜测她来自越南。出租车终于到来，它载着秦月在乡村公路上与奥列佛的车擦肩而过，奥列佛四岁的小儿子看见了她，扭转头看后车窗。

后来，在奥列佛的工人小屋里，秦月疑惑地向马蓝提起这件事。她奇怪她的包像铅一样沉，她刚下车就摔了一跤。

马蓝看了她一会，说：“你知道，死人是**很重**的。”

秦月骇然瞪向马蓝，马蓝已紧紧地闭上了嘴。秦月看出，还有一些涉及奥列佛母亲的话语正在她舌尖不明地滚动。她眼中乱光跳闪，脸因吐露了这句话放射出秘密的光辉。对死人的法力的畏惧，遏制了她口出惊人之语的欲望。

秦月的出租车驶进奥列佛家的葡萄园。团团走动的马蓝如获救星，趑趄跑出门外。狗们狂吠，猫儿四处逃窜。马蓝向停在空场地上的出租车跑去，秦月却不下车，隔着半边车窗，困惑地望着这个咧嘴欢笑的人儿。

这幅情景是如此熟悉！

一样的人物，

一样的地点，

一样的时间。

她分明经历过！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她第一次到这儿。

马蓝轮廓刚强，身材匀称，短发微卷，穿灰色毛衣和牛仔裤，她的脸在踏上“红悬崖”的第一刻就晒黑了，像太阳在胶片上投下了影。似乎她去了一个奇异的地方，她们已经分别了很长时间。她在幻觉的时光重影里向秦月跑去，在中午无尽的日头下。

后来，在悉尼的“中国城”，马蓝向秦月提起她迟迟不下车的事，她奇怪秦月认不出她。秦月又重现恍惚凝滞的表情。

“真的，我不是第一次到那里，”她眼望远方、惘然地穿越了无数世，“这件事不是第一次发生。也许不是那里，是另一个地方，也是和你在一起。也和奥列佛一家有关。那一刻，有如昔日再来。”

奥列佛全家在医院为他母亲的病逝悲号，马蓝和秦月，两个重又聚首的人，在他家发出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。笑声蹀行在年久失修的梁缝间，锅碗瓢勺在碗橱里叮当摇晃。秦月来回走动，不时停下，窃听周遭的怪响，怕有人把她们大不敬的笑听了去。

“你坐呀！”马蓝搓手说，把奥列佛家的果盘搬到秦月面前。

“你坐，你坐。”秦月说，坐下又站起，“怎么这么巧，他妈妈怎么这时候死？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，”马蓝苦恼地笑着：“他们如果听到我们在他家里这么笑——”她的嘴拉得很大，想象他们惊怒的表情。

“我们好像很不好，”秦月说：“我们很不应该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，他们很可怜，他妈妈死掉了，太可怜了。”

两人相视，又笑了起来。

“我们太不好了，”秦月把抑制不住的笑脸转到一边去，向一扇扇关闭的卧室门东张西望，警惕地说：“我怎么觉得这房间里不止我们两个人？”

马蓝盯着她，竖耳倾听。

“你肯定只有我们两个人？”

“我看见他们跳上车走的。”马蓝说。

秦月站在餐桌边，防范的姿态，“我觉得这套房间有点吓人。”

马蓝侧头看她，断然说：“那我们现在就搬到工人房去。”

“哎，你的事怎么样了？”问这话时，秦月有些不自然。

马蓝两眼凝视着一个平行的空间，略带僵涩。她干巴巴地说：“这个人我已经见过了，我到的第二天他就来了，还有他的一个朋友。没有什么可谈的，我们说好他去领结婚表格，和我一起填好，然后去登记，登记完付五千元。”

她停了一会，犹豫，“那人走后，奥列佛……问我拿两千元给介绍人。”

秦月的眼大了一圈。

马蓝忙说：“这是事先说好的，但我以为是介绍成功以后再付的。可奥列佛说……介绍人要两千元介绍费，立刻就要，我只好拿出来。他们已经帮了我那么多忙，我实

在说不出不字，我没有办法。”

“那个人呢？”

“已经一星期了，没有一点消息。我一直在等他。真不巧，”她尴尬地说：“他妈妈怎么这个时候死！”

秦月迟疑了几秒，不知说什么。马蓝一挥手，表示无所谓和不重要。

“奥列佛和他妻子一直催我，让你快来。我和他们说你做工的小工厂倒闭了，他们说他们女儿工作的包装坊正好有一个空缺，包装橙子，活轻，收入高。所以我急着催你来。他们说你可以住他家，搭他们的车去上班，愿住多久就住多久。这一个多星期，我天天饿得发疯，我根本咽不下他们的菜。可能是我们的习惯不同，他们真的吃得很差。你再不来，我就要饿死了！”

她们出门时，奥列佛家的三只狗五只猫焦急地翘首，如她们手中的发号令一响，它们就要向某个方向冲锋。由于这个意外的客人和阵阵怪诞的笑声，它们长久的饥饿的等待出现了几星燃烧的希望，它几乎令它们疯狂。

她们搭车去红悬崖镇，买回带龙头的盒装红葡萄酒、羊排、大米和蔬菜。她们搬进奥列佛家斜对面的工人房，在十来个平方米的水门汀厨房煮起一锅羊肉白汤。厨房通两间卧室，一间墙角坏了两块砖，狗每天进来，在床垫上睡觉。另一间有两张小床，一口空橱。

“看，这里还有我今年二月离开时没有带走的半块香肥皂，”马蓝在屋外用铁皮搭就的简易浴室里叫道：“我早就知道这家人是大懒虫。我怀疑我和小陈是他们曾雇到



的唯一一批工人。明年他们找不到一个人来给他们摘葡萄。我们刚到这儿不知道行情，每十公斤他们只付我们三角九分钱！”

奥列佛的葡萄园从公路绵延到高岗，由高岗向下的斜坡上，挤满了高过人的仙人掌。它们彼此紧张地对峙，暗暗扩充自己的势力。斜坡下，杂草渐深。再远，长了一圈白茅草，像开了朵脏兮兮的大白花。上百只白鸚鵡在白茅上吵着扑翅，叫声又激烈又快活。野地尽头是几公里深的原始森林。秦月在余辉里吃着鲜红的仙人果，马蓝侧身穿过仙人掌丛林，下到坡底，向白茅花挨近，鸚鵡们“轰”地向黑色的原始森林飞去。

“秦月！”马蓝的身影小了许多，“这里是死沼泽地！”

“马蓝，快上来！快上来！”秦月在高岗上大声催促，声音里已有了些恐惧。

美丽的红葡萄酒被注入一只长颈玻璃酒杯，这只唯一的酒杯，被马蓝从碗橱里发现，她把它让给她的朋友秦月，她自己用粉红色的塑料漱口杯。红葡萄酒产自一百多公里外的南澳州浆果镇。年初，马蓝结束了奥列佛葡萄园的活，回到悉尼，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。她从报上得知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南澳洲的浆果镇摘柠檬，她乘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车来到浆果镇，遇到了老阎和扬帆。在她到达浆果镇之前，他们在那里等待柠檬成熟的季节等了很久。

她们举杯，为了感旧，为了抒怀。决定一起来澳洲的

日子虽然只过去了一年，却已永远过去，不可企及。奥列佛家一片漆黑，没有一人从“温柔城”回来。餐桌上的黄灯泡在酒杯里轻轻荡漾，她们面对面而坐，望向那只透明的杯子。过去无数相对而坐的日子和这一刻重叠，她们穿过它，灯光下醉人的深玫瑰。

马蓝有一刻陷入恍惚，她想起了老阎。离开悉尼的前一天，她去“黑镇”看望过他。可仅仅过去了一个星期，它已无从寻觅。无忧地笑声传出黄澄澄的小屋，在夜雾里弥漫。葡萄园的黑土地张开一个个气孔，吐纳天地生息。暗色的天幕上，愈来愈多的星星跳跃而出。猫狗们守候在灯光边缘的黑暗里，静听这陌生奇异的笑声，带点疑惑和麻痹的醉意，羊排的碎骨和肥肉在它们的饥肠里慢慢地蠕动消化。

奥列佛全家午夜才回，在储满了笑声的墙梁间，陷入鬼魂乱舞的睡眠。

已经是九月，邻家的葡萄园，所有的葡萄藤都已绕上支架。他家的葡萄园，废枝未剪，拖曳一地，杂草野蔓遍布田间。修枝绕枝的工作需要许多个工作日，九月里，新芽初露，把枝条强行绕上铁丝，芽头易损伤剥落，影响第二年的收成。这个穷于应付的家庭无计可施。请工人要花一大笔钱，请熟人朋友，熟人朋友一日日借故拖延。他们每天坐进沙发，沙发里的弹簧已不会收缩，他们的屁股直抵硬木，愉悦的心情受到沉闷的打击；他们每天发动引擎，引擎无缘由地熄火，畅达的快意被几次三番阻碍；早上照镜子，儿子与父亲的头发已成蓬草，女儿和母亲的衣



服已褪色泛旧；每月的账单——电费、电话费、煤气费、医疗费一张张飞进他家竖在公路口的小房子信箱，维多利亚州政府还拟向他们征收水费！贷款买房子和农场的钱每月要付本金和利息；一年一度的摘葡萄季节要付给工人计件工资……

他们的葡萄在炎热的夏季迟迟未能摘完，一绺一绺腐烂。野藤钩破他们的裤子，芒刺扎入他们的皮肉。漂浮在空气中的蚊群向他们疯咬，发酵的酒气熏得他们踉踉跄跄。葡萄树失于修整更新，葡萄一年比一年结得更小更少，他们只能贱卖给酿酒厂。一年里，他们从葡萄所得，还不如下一场冰雹、政府补贴给他们的钱多。炎夏，他们睡到早晨九点，开一辆毛病百出的拖拉机去地里，中午十一点逃回。下午，他们呼呼睡到三点，顶着酷日去葡萄园。冬季，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儿开车去十几公里外的大农场包装柑橙，奥列佛一天在房里祈祷五次，去葡萄园工作一个小时。他们的三只狗五只猫在饥饿中昏昏欲睡。他们每天只喂一次，每次，一只坚硬的小圆面包浇上剩豆汤。

生活里任何一个小小的变故都是钱！现在，他母亲死了，她要求把遗体运回故土。钱！钱从无有处来！他们日日翻身，睁眼穷思，他们在枕边已脑汁绞尽。

早晨，马蓝从沉陷的小床上醒来，因动一下身子，床的凹处会发出无休止的连锁反应，她只能一动不动，侧过半边脸，望向窗外。

芭蕉叶苍老的绿意在风中浅摆，铅色的天空低低罩住了葡萄园。窗上没有玻璃，只有蒙尘的纱窗。纱窗的一角

豁裂了，挂了一张被蜘蛛废弃的旧网。奥列佛母亲的脸在那里吃力地向她微笑。

一个月前，她在悉尼“灰土地”的邮局门外将那封信投入邮筒。

她听到它飘坠，“嗒”地一声，停在其它信上。它们叠睡在一起，做着被黑字写出的和没有写出的梦。她浑然若失地抬起脸。被阳光照进的眼里，信儿扯起的帆离开了陆岸。

长长的没有终结的旅途呵！那些木然的夜，疲乏的空的夜晚，电话铃骤然响起，如一只紧急的红色指示灯，她扑向它。电话里明媚的嗓音燃亮了金黄色的炉火，把奥列佛家的客厅暖融融地映现。十六岁的少女苏菲亚，一张小脸比面对面说话还要贴近，笑意可掬（她是否曾有童年？）：

“马蓝，我们全家都非常想念你，收到你的信我们太高兴了！今年年初你来我家摘葡萄，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，我们常常谈论你。我的父母，我们全家都非常理解你的处境。办假结婚的事，你知道，是常有的，我们愿意帮助你。不，不，你不要客气，我们一点都不麻烦，那算不了什么。只要对你好，我们将非常快乐。好，没问题。一有消息，我就告诉你。我们多么盼望马上就见到你啊……”

奥列佛蓄满黑胡须的面颊喜滋滋望着女儿，寄予着无边的赞许和神往。他低眉，从女儿的话语里倾听马蓝的笑貌，他巨大的身体嵌在单人沙发里。如果刮去他一脸短而油黑的卷胡须——它刺硬又柔软，如经典幽雅的装饰品——他失去了掩护的脸可能刺目地呈现一张完全陌生的面



孔；目光短促，黑眉浓眼显示出简单的粗暴和犹疑慌乱的气质。胡须将他变成一个天真的慈父和保守的丈夫，由满足和需要塑造的新人。他从他的国家移民澳大利亚已经二十年，他的女儿，在澳大利亚出生并受教育，作为远胜于他的代言人，他的脸被遐想的火光映得似睡似醉了。

苏菲亚的第二个电话是在两个星期之后。她说，她父亲四处寻访，为她找到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。他同意接受五千元办假结婚。但父亲通过介绍人认识他，介绍人要两千元介绍费。马蓝顿住了。

“你愿意吗？”苏菲亚问。

马蓝咬牙：“愿意。”

她不愿意为了两千元拂了奥列佛一家的好意！不愿意他们为难。他们完全是帮她的忙。

“真的愿意？你肯定？”

可这超出了她的预算，超出了她的计划。她必须决定。

“……肯定。”

“太好了！太好了……不，不，这对我们算不了什么！自从接到你的信，我爹爹天天往‘温柔城’跑。你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一分也不要你的。既然你愿意，那太好了！你什么时候来？我真不敢相信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苏菲亚辽阔的音域传达出她特有的体温和小小的，不为人知的喜怒。奥列佛和他妻子倾听的脸和苏菲亚精巧的小脸一起，在马蓝的大脑屏幕上叠现出来。

九月初的一个下午，从“西土地购物中心”下了班，马蓝向市中心的“中国城”赶。几天前，她打电话给一家律师事务所，咨询有关结婚移民的事项。接电话的北京口音坚持要马蓝去事务所面谈。澳洲的中文报纸上，每天登载着许多律师事务所的广告，赫然列举他们所经营的项目：

技术移民、

结婚移民、

难民申请、

第三国移民……

似乎律师事务所与澳洲移民局有着不言而喻的秘密交易，你只要踏进律师事务所的门，付了他们规定的钱，也就买通了移民局。

穿西装的北京人把风尘仆仆的马蓝引进玻璃裁成的小间。他的两眼在马蓝身上骨碌碌转动，收拢不住发笑的欲望。

“我能为你做什么？”他说。

马蓝的眼发出两道烁烁的锐光，包藏无穷的批评和趣味。她虽强行抑制，嘴角已漏出怪诞的笑。

“我想……了解一下结婚移民的费用和程序。”她说。

“是你自己，还是——”青年看眼色改了口，慎重地向桌前俯身，背猴着，低了声：“两万元，三包。”

“三包？”





“包找人，包申请，包永久居留权。”

“如果自己办呢？”马蓝问：“要多少钱？”

北京人隔着桌台，对马蓝重新打量。

“这就说不准了。”他又俯向桌子，以便离马蓝更近些，“你想，你有——大概一万吧，或者再少些。怎么，你有这样的人吗？”

“七千元呢？这个价钱怎么样？”

“太便宜了！太便宜了！”北京人压轻声音叫道，含义深长地睨了马蓝一眼：

“七千元！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！”他向马蓝点头，见马蓝起身，忙站起，取了名片给马蓝。

“你如果有这样的人，我们可以合作。”他恋恋不舍，送马蓝到门口，低声说：“太便宜了！如果你还有，请一定打电话给我，我出比这更高的价！”

他的黑眼珠又焦切又迷茫，与马蓝的眼只有几寸之遥，他们的嘴都半开着，那笑意略带惊愕地止在了半空。

马蓝，望着挂在窗棂一角的蜘蛛网。它放大了，有一根残丝垂掉下来。

如果她有七千元，也许，她可以在两年后回家。可她并没有七千元，不仅如此，她还欠国内亲友几千元，那是为筹集学费出国借的。学期已结束，要续签证，还得付几千元学费。她从浆果镇回到悉尼后，在北悉尼的“西土地购物中心”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如果不是因为老阎，也许，她现在还在那儿。老阎被逐出“西土地购物中心”的那天晚

上，她决定要做这件事。她写了那封信，给奥列佛的信。

办假结婚，意味着再借七千元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她咬牙挺两年，估摸可以还去这一万多元的债务。她问三个熟人借来了五千元，还有两千元却怎么也借不到了。奥列佛拿走的两千元是她问一个男室友借的，她离开悉尼的时候，那人讪讪的，意味奇怪复杂。她一直不解他含义不明的表情，现在她知道了，他是后悔了，他怕这笔钱随着她人一去不返了。她还用在“西土地”挣的钱买了几百澳元的金首饰送给奥列佛的妻女。现在，它们正在他妻子和女儿的颈项和耳坠上散逸着纤秀迷人的光芒。

这一笔笔已借的和尚需要借的钱，是她国内亲友一生辛苦的积蓄，是她澳洲熟人熬受的点滴。没有人请她写过借条，她这个人，就是信用。这钱，她的亲友们要派许多用场。他们每时每刻不记着它，不等待着它。而她——

她坐的火车可能脱轨，
她坐的巴士可能翻坠下河；
她穿越大街可能和任何型号的汽车相撞，
她在深夜的电话亭打电话可能被人谋杀。

她身系如此厚望，欠下许多债款，一无所有，浑身病灶百出：

一颗硬核长在乳腺组织里，
一颗小瘤埋在胳肢窝下；
一处淤积阻塞右小腿的血脉，



一团脑神经在长长的夜终日睁眼，被一盏没有光源的灯照得纤毫毕露。

这个人脆弱得不堪一击，怎能被期望？

奥列佛的母亲死了。她死的前一天，马蓝还坐着奥列佛的车去医院看过她。她只有六十岁，那张只目睹过一次的脸，已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。如今，那艰深的笑意已阴险莫测。她早不死，晚不死，偏偏在她焦急等待的关头死了，是凶是吉？是祸是福？这个关头，她已经退不出来了。

谜底在纵深交叠的脸相后面，她的思绪陷于泥泞的坑洼。奥列佛和苏菲亚来看望秦月时说，他母亲的尸体要运送回国。突然，一线耀目的彩光穿射了形若无物的屏障：

一个人离开澳大利亚，

一个人进澳大利亚。

世界物质不灭，这个进来的人就是她！

她此举终将成功，这就是奥列佛的母亲在这一刻死亡的真意！

垂掉的蛛丝还在细微地抖动，秦月睡在一侧，还没有醒来。她希望秦月能和她一起办这件事，这样，她们就可以一起回国了。但是，只有一个人离开，难道，她们中只有一个人能留下？

应该有两个人死。芭蕉沉重地抬起垂曳的袖管，马蓝翻了个身。如果有两个人死，这件事就对了。